

那年夏天，中国女足夺得世界杯亚军，举国欢庆。上海文艺界也盛情邀来几位沪籍的女足队员联欢，其中有个节目，是由书法家向巾幗们作书赠字。那位书法家，是张森先生。

当天中午，离联欢会还有大半小时，他就来了。我将他迎进了休息室。偌大房间，只有我们两人。张森闲来无事，一边翻看为他准备的文房四宝，一边与我聊天。聊到书坛的人，不少是共识的同事和朋友。话语稍顿，张森忽说：“我送个字给你，好吗？”不等回答，提笔蘸墨就写。但见笔锋引着浓墨在雪白的宣纸上左右龙行、高低云飞，“慎独”二字须臾即成。张森落款、钤印，说这幅字随便看看，你会写诗，我写一幅你作的诗，下次把诗稿寄给我吧。

嘉宾到了，只听门外掌声响成一片，音乐骤起。张森正待出门，回头又问：“你家多大？”我说，我刚成婚，房子很小，总共才四十多个平米。张森点头离去。

天高云淡风无痕

听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 蔡西民

勃拉姆斯在第三交响曲的开端开宗明义地陈述了对他来说意味深远的座右铭：“自由，但快乐。”这一乐思被反复陈述。如阳光洒过每一粒尘埃，月光亮在每一个星夜。音乐的主题带着一种深秋的爽朗和高远，天高云淡，飞鹰翱翔，天涯望断。

即使生命中有什么会被错过，秋天里总会有它该结的果实。就算世上有什么不公的评说，生命中总该有些豁达的洒脱。

第二乐章，著名的柔板。勃拉姆斯在自己知天命的年纪，不愿回忆往事。因为往事已被风无痕地带走。也许唯有真诚的咏唱，才可以表达生命在延续。

你的笑是一种香，浸润了前生来世的喜悦，萦绕在今生现世的相约，让我钟爱无悔。

你的爱是一道光，穿越了生死相依的盈缺，洒落在携手共走的岁月，让我无怨相随。

第三乐章谐谑曲，作曲家的心中似蒙上一层伤感的忧郁，眼中竟也是泪盈汪汪。不过当作曲家钟爱的木管奏出淡淡的哀伤的时候，优美的弦乐仍在唱着幽幽的喜悦。但无论世外的风云是如何变幻，作曲家一直坚守着内心的安宁。

人生如茶	人生如酒
浓与淡	醒与醉
冷与热	忧与欢
光阴而已	多情而已

人生如花	人生如梦
素与艳	真与假
香与无	得与失
自然而已	虚幻而已

终曲乐章，这是一个纯粹勃拉姆斯风格的结束。所有的波澜只在内心汹涌而不会泛滥出来，黑暗的影子只是我们期待的光明的前夕。

在深秋之际，天，越来越高了，云，越来越淡了。而寄于云天之间的风，则从来就没有留下过痕迹。



来”，系从欧阳澈的咏燕诗抄来，难得意合而又韵适。主意打定，怕张森笑我字差，不敢誊写，就用电脑印了一张寄去。

不觉过了两年。

那天正午，忽收到书法家协会转来一个信封。忙拆开看，是两条一米来长、浅黄色的对联。“初蕊玉容相仿佛，轻波丝绪共徘徊”，十四个隶书犹似十四朵荷苞，端丽灵秀，似乎正待破纸绽放。

我心喜极，急拨电话致谢。张森说，此事耽搁了，但心里一直放着。最初考虑全诗都写，觉得过大，最后取了其中一联。特意写得偏小，适合你挂在家里。

只取一联的原因，张森说了个。或许还有一个，是我在多年后偶然猜得的。当时跟朋友逛古玩城，在各家商铺间走南串北、东张西望，忽有一幅行草扑面，是欧阳澈的诗：“翩翩双燕画堂开，送古迎今几万回。长向春秋社前后，为谁归去为谁来。”再看落款，正是张森。我心一凛，原来此句来历，他早知道。很可能是，他为我免我尴尬，没有点破。

此后常见，在会议中、讲坛上或餐桌边听他的谈论，观他的作品。时间愈久，我愈觉得，书法以简驭繁的线条、以素见繁的墨色，实乃抒写人性的最佳艺术，其始端必是性情与

天太热，我家来了一个快递。递了一杯水给那晒得黑炭一样的年轻人，他竟谢了一声。又一声，吓得我赶紧把嘴边上的话咽回去，原先我想说，你家大人知道你这样辛苦，该心疼了。转口说，啊，你这肤色真时髦呀，不像大多数年轻人惨白的。他咧了一口白牙，笑得欢，说，下一站是嘉定。这是中午十二点时的事。

想到自己年轻时，也是不肯把自己在社会上的辛苦告诉父母，都是找些滑稽好玩的事情来说给父母听，让他们听了哈哈大笑，觉得年轻时代的辛苦有自己的好处，就是也好玩。也许每个人都这样，将自己的辛苦放在心里，将辛苦化为滑稽有趣，这样的，将岁月一点点过去。在大西洋荒芜的海岸上，有一块大石头纪念碑，纪念那些出海再也没有回来的人。纪念碑上刻了句话：LIFE IS FOR LIVING。人们奋斗啊，奋斗啊，这样的辛苦，是为了接近自己心中有尊严的生活。愿上天垂怜那些自己拼命努力的人。愿那些人在傍晚回到家时，能得到问心无愧的好好的休息。愿这世界让人种瓜得瓜。

一批批青年官兵怀揣报效祖国的忠诚梦想，翻山越岭来到边境一线连队——绿春雷达站。绿春雷达站坐落在海拔2289米闻名遐迩的魔鬼山上。其山路之崎岖，气候之恶劣均超出了初到此地的官兵的想象。但官兵在艰苦条件下，并没有因为心里的那一点点落差而一蹶不振，反而在内心深处像一根强劲的弹簧，迸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雾气侵袭，清晨的绿春雷达站时常被浓雾笼罩着。走廊的窗户被一层雾气阻隔，透过窗户看朝阳，天空呈现出一幅多彩的红星，仿佛置身于一幅大自然精心雕琢的山水画中。连队正门右侧挂着一面正衣镜。由于雾气的缘故，在清晨的时光里，它也失去了正衣



更有潺潺流水 (中国画) 黄仲达

思想，末端必是美感与神韵，中间须以笔法、章法将两端牵连起来。若能有幸得此三昧，人便能以独立的精神、自由的姿态行走于庸常的生活和平淡的世界之中。张森本是性情中人，难得又充满着理性，这使他的书法既流露感性的奔放自在，又透射出理性的严谨缜密，并在完美技法的支撑下融合无间、和盘而出。张森的独立与自由，更表现于将抽象化作形象、将哲理付与生活，入于深刻而出之浅近。比如他把写字比作画人，字的下半部分要长些，如同人的下半身长一些才会好看；又如他说真草隶篆同出一理，只要理通、笔法改变，兼擅各体实非难事，好比用刀切肉，只要心中有数、奏刀得法，切块切片切丁还是切丝，都是手到拿来的事。

不觉过了八年。

张森乔迁，邀几位朋友去他家做客，我也在

内。坐着豪华的洋沙发，看着墙上的旧字画，听着新潮的现代乐，嗅着他亲手沏的普洱茶，我将古代与当代、经典与前卫、哲理与情思一并注入生活的杯、一饮而尽。临别，张森为每人作书一幅。正待下笔，回头又问：“你家……”我忙说我也搬了新居，现在客厅就有四十多平米。张森听了，取来一纸四尺对开，目送手挥，大开大阖，写下一幅行草《渔父》。

但我心里，却想起了八年前的那副对联。

回到家中，急忙取出那副对联。这十四个字的隶书仿佛殷殷初蕊、皎皎玉容，在眼前再度绽放；那十年前的回忆恰似缕缕轻波、袅袅丝绪，在脑中又波涟漪。凝视良久，我将原诗的后两联改成——

墨痕未被流年扰，忆海难将片语埋。

又见枝头飞燕尾，冷冷恰是为君来。

化境

邱生

王阳明《传习录》指出：“读书须入化境。”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人与书渐入化境，同其融为一体，也是我们对精神境界的成熟、自由和洒脱的期盼。

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说：“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这种文章的“化境”并非说作者不动脑、不动手，而是指那种引而不发、含而不露之妙笔，尽管看似漫不经心、不着一字，但是恰恰大有深意，因此占尽了风流。

推而广之，人生的化境也无处不在。解决各种矛盾，最好的方法是化解；受高人指点而顿悟，称之为点化；为好人好事牵心，这就是感化。化干戈为玉帛，是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化腐朽为神奇，是人们对智慧的追求；出神入化，是人们对艺术的最高评价。

冠的作用。而恰恰是这浓雾，温暖了大家的心。

指导员陈醒每天早早起来，在雾气笼罩的镜面上画上一个大大的笑脸。起初，我们谁也没有在意。时间长了，我们都注意到了镜面上的那个笑脸。笑脸仿佛充满了魔力，感染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不知不觉，在固定位置的笑脸周围，出现了许多与之相伴的笑脸……与此同时，那镜面上的微笑也逐渐投影到了大家的脸上，看似一个不经意的笑脸，却潜移默化植根在战友心中。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感逐步加强，内部关系像万里长城般牢不可破。

常年驻守在边境一线，大家难免遇到一些困难。在远离家

徐星州（新周）是一个被忽视、低估的近代篆刻大家。

学吴昌硕不妨先学徐星州。徐星州的篆法结体、章法布局乃至用刀习性，虽取法缶翁而不为其囿，且形式更纯粹、面目更清晰，更易上手入门。

徐星州的名头，从当今来看，并不算大，甚至可称“小名头”，专业圈外，基本无人问津。但放在晚清民初的印坛来看，他却是一个内外走红的大名头，日本篆刻界一直把徐星州捧为“缶庐第二”，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印坛就有“南徐北陈”之称，南徐即徐星州，而北陈是指陈师曾。1937年，宣和印社方节庵曾辑《徐星州印存》，请当时的篆刻名流王福庵、谢磊明、邓散木、陈巨来等为之题名书扉，可见其声名之显赫，影响之深远。

最初知道徐星州的大名，记得是在大阪的藏家处，曾见二方落款“星周”的旧印，苍趣扑面，印象深刻。后有缘觅得星州原石，如见窖藏，如获至宝，屈指数来，已近三十年了。1993年，梅舒适领衔的日本篆社（后更名日本篆刻家协会），刊印了“徐星州特集”，社员人手一册，同年，东京堂又出版“徐星州印谱”，但真正全面认识、了解徐星州的篆艺，还是近十年间，得益于其所从事的印章拍卖鉴定工作。

晚清民初的印坛，吴昌硕、王福庵、赵叔孺“三足鼎立”，各领风骚，吴昌硕以其雄浑苍茫、粗犷豪放的大写意印风，风靡南北，追随者甚众，志趣粗放的印人“莫不模拟缶翁以合时趋”，当然包括许多吴门弟子，徐星州便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他既能谨守师法，又能自出新意。吴昌硕在《耦花龕印存》序跋中，对徐星州篆刻赞赏有加“精粹如秦玺，古拙如汉碣，兼以彝器封泥，靡不采精撷华，运智抱拙，星周之心力俱瘁矣，星周之造诣亦深矣，星周通六书之旨，是以印学具有渊源，余虽与之谈艺，盖欣吾道之不孤也”。

徐星州比吴昌硕年少九岁，但可算得上是同时代人，由于历史时空、人文社交以及篆刻理念的相仿，导致了两人在印风上无限相契，星州自入师门，耳濡目染，窥得门径，“无论工细粗豪，都能毕肖”（蔡哲夫语），赏星州的印，灵动中见豪放，韵味香浓，好比湘菜，回味无穷；而观缶翁的印，雄浑中见细腻，韵味浓厚，犹如川菜，脍炙人口，真可谓如出一辙，异曲同工。值得一提的是，徐星州在传承缶翁衣钵的同时，别开生面，化圆浑为方折，变恣肆为整饬，尤其是徐氏擅刻多字印，端庄清丽，极尽缜密构思之能事，风神自具，独创一格。

徐星州（1853—1925），江苏吴县人，原名新周，字星州，别署星周、星舟、星洲等，以星州最常用，斋名陶制庐、耦花龕。自幼好古，尤嗜金石篆刻。后见吴昌硕篆刻，为之倾倒，得缶翁应允，忝列门墙。徐氏平素读书既博且精，凡史传、诸子百家、先秦两汉词赋乃至汉魏碑刻，无所不知，更把其中的清词警句摘以入印，刀笔文采，双美合一。与书画家蒲华、潘飞声、张祖翼、杨守敬、黄宾虹、高剑父、蔡守、丁辅之、葛书徵等友善，过从甚密。生前辑有《耦花龕印存》行世。

本印谱所采用的原钤印蜕，主要依据民国宣和印社辑《徐星州印存》，杨广泰先生1996年所辑《徐星州印聚》，以及近十年由我亲手鉴定的朵云轩、西泠印社拍卖会上的精品，其中有不少新见作品，属首次发表，相信对篆刻爱好者学习徐星州印风，会有所启发，对篆刻印章收藏者，品鉴吴昌硕流派，增添了新鲜资料。

（本文为《徐新周印举》前言）



能量激励官兵，温暖官兵。

一张笑脸凝聚了军心士气，让大家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诸多困难历练了我们，培养了我们勇于担当的、敢于突破的性格。些许互助温暖了我们，让我们从似寒冬的困境中走了出来，更将这份美德不断地传承下去。我们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当代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强军梦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清晨，沉寂在夜色的“魔鬼山”在第一抹晨曦中缓缓地苏醒过来。浓雾笼罩中，一声急促的哨声划破长空，我们开始迅速整理内务，出操，微笑着开始了新的美好的一天。

明起刊登一组游记《萍踪印痕》。

十日谈

守卫边防线